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四

禮記注疏

表記第三十二

陸曰鄭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者也疏正義曰按

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

威不言而信

此孔子行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也矜謂自尊大也厲謂嚴顏色矜居

陵反應應對之應

已音紀厭於豔反疏君子及小人為行之本并論虞夏殷

周質文之異又論為臣事君之道各依文解之稱子言之凡

有八所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故稱子

言之若於子言之下更廣開其事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

今檢上下體例或如皇氏之言今依用之此一節是孔子應

聘諸國莫能用已心有厭倦而為此辭託之君子所以自明其德歸乎者於時孔子身在他國不被任用故稱歸乎君子隱而顯者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潛通聲名顯著故云隱而顯也矜而莊者矜謂自尊大莊敬也言不自尊大

而人尊敬也。不厲而成者常行仁義道德不自嚴厲而人
威服也。不言而信者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成通故
所致如此。此皆夫子自道已德而然。但假諸君子。注此孔
至辭也。正義曰。知此是應聘諸侯莫能用已心厭倦之辭
者以發首云。歸乎是從他國欲歸於魯猶若論語云。子
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云。是其不用而辭歸也。子
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
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
失謂失其容止之節也。玉藻曰。足。甫刑曰。敬忌而罔
容。重色容莊。口容止。憚大且反。甫刑曰。敬忌而罔
有擇言在躬。甫刑尚書篇名。忌之言戒也。言已外敬。疏
子曰。至在躬。正義曰。此一經廣明君子之德。亦夫子竊自
言也。不失足於人者。足容重。不失此足之容儀。而作夸毗進
退於衆人也。不失色於人者。色容須矜莊。不失此色之容
儀。而作遽條戚施於衆人也。不失口於人者。口容須安止
不失此口之容儀。而作詔私曲媚於衆人也。是故至足信
也。此皆覆結上文。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者。甫刑

尚書篇名。曰刑也。甫侯為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忌戒也。罔無
也。言已外貌恭敬。心能戒忌。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
今君子之德。亦能如此。故引甫刑以結之。證君子無可擇去
之言。則上云言足信是也。然則敬之與忌。則是君子貌足畏
色足憚也。子曰。褻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瀆也。
不相因者。以其或以褻為敬。或以襲為敬。禮盛者以襲為敬。
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褻為敬。受享是也。褻襲思歷
反。下音習。母音無。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
辨。不繼之以倦。極猶盡也。辨分別。政事也。祭義曰。祭之
音洛。注同。又音岳。朝直遙反。下注朝聘同。疏。子曰。至以倦。
倦本又作勸。其眷反。別彼列反。已音以。疏。正義曰。以前經
云。君子貌足畏也。是者行禮之時。禮不盛者。則露見褻衣。禮盛
之時。則重襲上服。是行禮初盛。則襲衣。禮不盛。則褻衣。是褻
襲不相因也。若始末恒褻襲。是相因也。其行禮之時。或初襲
而後褻。或初褻而後襲。所以然者。欲使人民無相襲瀆。使禮
相變革也。注禮盛至是也。正義曰。案聘禮。賓初行聘時

則襲故聘禮云賓襲執圭是也至聘訖受享之時賓謁奉束帛加璧行享聘為禮盛故襲享為禮不盛故謁聘時有玉故云執玉也玉藻曰執玉龜襲故云之屬也案行享執璧璧亦

是玉於時謁衣而云以襲執玉龜者但享時雖執璧以璧致享比聘時執玉為輕故享雖有璧而謁也又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謁而執圭以受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謁襲不相因故聘禮云上介不襲執圭屈纁授賓實襲執圭是也。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正義曰以前經毋相瀆故此經明行敬之時不可以樂倦也極盡也言祭祀極盡於敬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樂而不敬言朝禮極盡於分別政事不可以終末繼之以樂而

可繼之以。注祭義至必哀。正義曰引之者證明此經不樂之事也。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

遠恥。篤厚也揜猶困迫也。辟。疏。子曰至遠恥。正義音避揜於檢反遠于萬反。疏。曰慎以辟禍者言君子恒須謹慎以辟禍患也篤以不揜者篤厚也揜謂困迫也言君子篤厚行於善道不使揜逼而被困迫也言恭以遠恥者又能恭敬。子曰君子壯敬日強安肆日偷。肆猶放恣而遠恥辱也。子曰君子壯敬日強安肆日偷。肆猶放恣

也偷苟且也肆或為褻。日強上人實反下同。君子不以

一日使其躬儻焉如不終日。儻焉可輕賤之貌也

禮死無時。儻徐在鑑反又仕鑑反。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

見君恐民之不敬也。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

音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狎下

時世反又。疏。子曰至畏也。正義曰此經又廣明恭敬之

肆日偷者肆謂放恣偷謂苟且言小人安樂放恣則其情性

日為苟且經不云小人文不具也。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儻焉如不終日者儻可輕賤之貌言君子則常行善道不以

一日之間使其身儻焉可輕賤如小人不能終竟一日也言

不得長久也若小人恒為無禮使其身可輕賤死期促近不

能終竟一日也。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正義曰知者以其經云擇日月以見君若朝廷之臣則每日朝君何得云擇日月據此故知邑竟或擇日出使在外或食邑別

都見君之時須擇日月也。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正義曰前經明君子恒能行恭敬此明小人唯好狎侮言小人遞相輕狎侮相侵雖有死焉禍害而不知畏懼也以其伏於無敬心故也言數為無恭敬之心好相狎侮故至於死焉而不知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畏懼也

民之毋相褻也。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

君以相接也。褻息列反摯音至本亦作贊。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

不告。瀆之言褻也。筮市制疏。子曰至不告。正義曰

亡此明君子無相褻瀆。無辭不相接者言朝聘會聚之時必有言辭以通情意若無言辭則不得相交也。無禮不

相見者禮謂贊幣也贊幣所以示已情若無贊幣之禮不得相見所以然者欲民之無相褻瀆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

瀆則不告者此易蒙卦辭。蒙卦坎下艮上艮為山坎為水山下出泉是物之蒙昧童蒙之象也筮問也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若再三來問是為褻瀆問既褻瀆師則不復告之引者證無相褻瀆之義也。子曰言之仁

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

之利也。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懲謂創艾。○懲直陵反創初

魚廢反皇。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讎猶答也。大

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

方。大甲湯孫也書以名篇胥相也民非若不能以相安。大

也。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

則刑戮之民也。寬猶愛也愛身以息怨非禮之正也仁

也。子曰無欲則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

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

法以民。

一人而已喻少也。自己自盡已所能行。好呼報反惡鳥路反。

子曰仁有二。

與仁同功而異情。

三謂安仁也。利仁也。強仁也。利仁強仁功雖與安仁者同。本情則異。

○強其兩反下文同。

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

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

者強仁。

功者人所貪也。過者人所辟也。在過之中非其本情者或有悔者焉。知者音智。辟音避。

仁

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

右也左也。

言相須而成也。人也謂施以人恩也。義也謂斷以事宜也。春秋傳曰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斷丁亂反。

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

仁。尊而不親。

言仁義並行者也。仁多則人親之。義多則人尊之。

道有至義。

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

此讀

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有考考成也。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非性也。道有至義依注讀爲道。

有至有義。王子況反。脫音奪。

疏

子言至無失。止義曰此一節。撥明仁義之事。

各隨文解之。以其與上別端。故更稱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表謂儀表。言仁恩是行之盛極。故爲天下之儀表也。

義者天下之制也。義宜也。制謂裁斷。既使物各得其宜。是能裁斷於事也。報者天下之利也。者報謂禮也。禮尙往來相

反報。物得其利。故云天下之利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者此詩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引之者證經相報之義。

○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者此尙書大甲之篇。大甲湯孫。大丁之子。湯崩。大甲立。伊尹作書訓

之。故云大甲后君也。胥相也。伊尹言民若無君無能相匡正。以自安居也。君若無民無以君領。四方引之者證君之與民

上下各以其事相報。是相報答之義也。故引以結之。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言子曰者廣明以禮相報之義。寬

身之仁者。若以直報怨。是禮之常也。今以德報怨。但是寬愛己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

民也者。禮當以德報德。今以怨報德。其人凶惡。是合刑戮之民也。子曰無欲而好仁者。自此以下廣明仁道。凡仁道有

已流卷之四

言疏卷五十四
三一是安仁二是利仁三是強仁此明安仁之事安仁者無所畏惡而自安仁道凡人好仁皆有所欲今無有所求欲而自好仁道。無畏而惡不仁者凡人憎惡不仁皆有所畏始惡不仁今無有所畏而能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者言無欲好仁無畏惡不仁雖天下之人廣能行此者但有一人而已喻其少也。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者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已而行故君子謀議道理先自己而始。置法以民者已所能行乃施於人故云置法以民言從已而始乃可以施置法度於它人。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此明仁道有三其功雖同其情則異以終能汎愛其功同也一則無所求為而安靜行仁一則規求其利而行仁一則畏懼於罪而行仁是異情也。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者此一經申明同功異情之事三者之仁其功俱是汎施博愛其事一種是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者過謂利之與害若遭遇利害之事其行仁之情則可知也。仁者安仁者此明三者可知之事若天性仁者非關利害而安仁也。知者利仁者若有知謀者貪利而行仁有利則行無利則止非本情也。畏罪者強仁者若畏懼於罪者自強行仁望免離於罪若無所畏則不能行仁也。仁者右也道者左也此經明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恩者若人之右手左手是

用之便也仁恩亦行之急也。道者左也道是履蹈而行比仁恩稍劣故為左也。仁者人也言仁恩之道以人情相愛偶也。道者義也義宜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斷割得宜然可履蹈故云道者義也。注人也至也。正義曰人也謂施以人恩也解經中仁者人也仁謂施以人恩言施人以恩正謂意相愛偶人也云義也謂斷以事宜也謂裁斷其理使合事宜故可履蹈而行是道者義也引春秋傳者此成十六年公羊傳文案彼稱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傳云執未嘗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人也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經不書舍此執行父言舍之招丘何欲人愛此行父故特言舍之引之者證人是人偶相存愛之義也。道有至義有收者如注所云當云道有至有義有收義上脫一有字言道之所用有至一也至謂兼行仁義行之至極故云有至有義二也謂仁義之中唯有義無仁故云有義有收三也收成也謂於仁義之中或取仁或取義之一事勉力成之非本性也。至道以王者既能兼行仁義至極可以王有天下故云至道以玉。義道以霸者直能斷決若齊桓晉文以甲兵斷割可以霸於諸侯故云義道以霸也。攷道以為無失者既於仁義之中隨取其一而成之以道不違於理故云攷道以為無失也。注有至至性也。正義曰知有至謂兼仁義者此經

云至道以王故穀梁傳云仁義歸往曰王是王有仁義也又
案前經道者義也是唯義與道此經云道有至有義有攷是
一道之內兼有三種與前經不同者但道之為義取開通履
躡而行兼包大小精麤若大而言之則天道造化自然之理
謂之為道則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則自然造化虛無之謂
也若小而言之凡人才藝亦謂之為道是道無定分隨大小
異言皆是開通於物其身履躡而行也云攷成也爾雅釋詁
文也云能取仁義之一成之以不失於人者以攷道劣於至
道又劣於義但能於仁義之中隨其一能成就之不失於人
謂於人不失也云非性也者言攷道勉強而行以成就之非
是天性自然所稟者然則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
至道義道天性有之也

小大中心慤慤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

仁者也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

但丹葛反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

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人也芑枸櫞也仕之言

也烝君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如豐水之有芑矣乃
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以安翼其子也君哉武王美之也
○豐芳弓反芑音起詒以之反烝之承反數
色主反枸本亦作苟櫞音計遺于季反下同國風曰我

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閱猶容也皇暇也

恐不能自容何暇憂我後之人疏自此以下至不稱其服

更廣明仁義之道又顯中心外貌內外相稱故更稱子言之

言義之為體有長有短有小有大言仁有數則義亦有數義

則其數長而大若強取仁義而行者則其數短而小長謂國

祚久遠大謂覆養廣多短謂世位淺促小謂所施狹近也○

中心慤慤愛人之仁也此明性有仁者以天性自仁故中心

悽慤傷恒憐愛於人故云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
者也此明取仁者率循也資取也率循善法自強行之非是
天性直取仁道行之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者
證天性之仁其數長所引詩者大雅文王有聲之篇美武王
之德言豐水自然有芑喻武王之身自然有天下之事故云

武王豈不仕仕之言事也言武王豈不念天下之事乎猶如
豐水豈無此芑乎。詒厥孫謀者詒遺也厥其也孫謂子孫
謀謂善謀言武王能遺其子孫以美善之謀謂伐紂定天下
以王業遺於子孫。以燕翼子者燕安也翼助也言武王能
安助其子孫也。武王烝哉者烝君也言武王有為君之德
哉。數世之仁者以武王行仁遺及子孫是仁之所及其數
長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此引國風者明取仁義
者其數短也所引詩者是邶風谷風之篇婦人被夫棄絕初
憂子孫困苦還自悔之云我今不閱閱容也恤憂也言我今尚不能
自容被夫放棄。皇恤我後者皇暇也恤憂也言我今尚不能
暇能憂我後世子孫之人乎引之者證取仁而行者唯在我
當身之主何暇能憂及後世是終身之仁也唯望終竟一身
是其數短也前文云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仁義並言此獨
說仁者以仁事為重故舉仁言之則其義可知也。注芑枸
至之也。正義曰芑枸櫨爾雅釋木文孫炎云則今枸芑也
云乃遺其後世之子孫以善謀者孫謂子孫也云以安翼其
子也者翼助也謂以王業保安翼助其子孫案詩箋以詒為
傳以孫為順以翼為敬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
之子孫謂使其長行之也與此垂者引詩斷章以安其敬事
此經云數世之仁故以為子孫而翼成之也。子曰仁

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

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

乎。取數多言計天下之道仁居其多。勝音升數色仕反。是故君子以義度

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言以

先王成法擬度人則難中也當以時人相比子曰中心

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

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輶輕也鮮罕也儀匹也圖謀也愛猶惜也言德之輕

如毛耳人皆以為重罕能舉行之者作此詩者周宣

王之大臣也言我之匹謀之仲山甫則能舉行之美之也惜
乎時人無能助之者言賢者少。輶音酉一音由鮮息淺反
注及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仰高勤行者
仁之次也景

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賢聖也。仰止本或作子。曰詩之

仰之景行下孟反。注明行同行止詩作行之。

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

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廢喻力極罷不能復行則止也。俛焉勤勞之貌。斃仆也。好呼報反。下同。鄉許亮反。數色住反。強其兩反。一本作俛音。勉本或作僣非也。孳音茲。斃音弊。仆也。本又作弊。已音以。子罷音皮頓。如字。又徒困反。復扶又反。仆蒲北反。又音赴。

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

言仁道不成人所由不得其志

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辭猶解說也。仁者恭儉雖有過不為甚矣。唯聖人無過。易以

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

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

言罕以此失之。近

附近之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子曰仁之難

成久矣。惟君子能之。

言能成人道者少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

謂罪咎之。咎其九反。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

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

以中人為制則賢者勸勉不及者愧恥聖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

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

也。

移讀如禾。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極致也。壹謂專心於善。○移昌氏反。注汜移之。移移猶大也。同。徐又怡音反。一音以元反。

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言人有懋怖於天人也。○怖善故反。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

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

以君子之德。遂猶成也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

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

恥有其德而無其行。無其行謂不行其德是故君子衰經

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

之色。言色稱其服也。衰七雷反。經田節反。冑直又反。詩云：惟鷦在梁，不

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鷦鷯胡音徒分反。一名淘河濡而朱反。記徐紀吏反。污澤一音鳥下。又作洿。一音化。

原以不濡污其翼為才。如君子以稱其服為有德。鷦音啼。鷦鷯胡音徒分反。一名淘河濡而朱反。記徐紀吏反。污澤一音鳥下。又作洿。一音化。

故反濡污汚辱之汚。疏。子日至其服。仁之為器重者。仁是愛養。非賢聖不能行。故言為器重。其為道遠者。以廣博覆物。是為道廣遠也。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據凡

論利益於物取數最多者是仁也。言仁恩於善事之中。利益最多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言仁為愛養行之不易。故勉力行人者。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儼度於人。則難為人者。義宜也。言在上君子以先王之義。儼度於人。則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若望比也。言以今世人道比望於古人。能合於今世事者。則是賢人也。若不能合於今世事者。則非賢人也。故云則賢者可知已矣。是仁恩之心。子曰：中心安

可以古義責人。當以時事儼人。是仁恩之心。子曰：中心安

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言中心安。靜行仁。是天性仁者。天下

之間。唯一人而已矣。言少也。六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引詩大雅。烝民之篇。以明行仁者少也。德輶如毛。民鮮

也。言德之輕。易舉如毛。然民尚以為重。罕能舉而行之也。我儀圖之者。儀匹也。圖謀也。詩人言我與倫匹。共圖謀能舉行之也。我

能舉其德。唯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者。愛惜也。言唯仲山甫

安仁者少。亦無人能行之言。賢者少也。注輶輕也。圖謀也。

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

也。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

也。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

也。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

也。正義曰：輶輕也。爾雅釋言：文圖謀也。釋詁文：小雅曰：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者此小雅刺幽王之詩車牽之篇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則天下之人瞻仰之若幽王有景明之行則天下之人仰行之引之者證古昔賢聖能行仁道則後世之人瞻仰慕行也。子曰詩之好仁如此者言高山景行瞻仰慕行是好愛仁德如此之甚也。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者言好仁之甚鄉仁道而行在於中道力之罷極而始休廢之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言行仁勤急忘已身之衰老不自覺知年數之不足言已雖年老謂為數淺少不復盈足猶行仁不止。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者言形貌俛俛焉勤勞行仁每日恒有孳孳唯力之斃仆而后已止言行仁之道深也。熊氏云俛焉謂前僂焉可輕賤以為宗同而注異熊氏之說非也。子曰仁之難成久矣言仁道難成非始今日其來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者人人謂天下眾人由仁道不成天下眾人皆失其所愛好之事若有人謂天下眾人皆得其所愛好之事所愛好者是吉慶福祥也。注言仁至其志。正義曰言仁道不成解仁之難成久矣。六人所由不得其志解經人人失其所好由仁道不成無所依恃民人由此不得其志意之所好多有禍害若仁道成人皆得所願也。故仁者之過易辭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者以言辭解說也。此謂取仁行者故有過耳。其聖人天性仁者

全無過也。子曰恭近禮禮主於敬恭近於禮。儉近仁者以儉不費用無害於物故近仁也。信近情者信謂言語信實故近情也。夫恭寡過者恒能恭敬故寡於過也。情可信者以情示人故可信也。儉易容也者以儉則寡求故易容也。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言顏色溫溫和柔恭敬之人惟能為德之基也。引之者結上文恭近禮其過寡少是為德之基也。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者謂不以己之所能使他人必能若他人不能者愧人者謂他人力所不能必欲使之能行若他人之所不能則以為愧恥故不以人之所不能恥愧困苦於人若能如此亦仁者之行也。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者言聖人之制法立行不造制以己之所能謂不將己之所能以為制法恐凡人不能行也。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者既不制以己之所能但制以中人之行使得可行則民有所自勸勉不能者自懷愧恥如此則民得以行其聖人之言也。衣服以移之者言聖人用中禮而作法故制以禮信容貌又用衣服移大之使之尊嚴也。朋友以極之者謂朋友相勸勵以極致於道也。欲民之有壹也者壹謂專壹於善道所以為此教化者欲使民人專心壹意於善道也。小雅

記疏卷五十四

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者。此詩何人斯之篇。是蘇公刺責暴公。暴公譏諸於已。是不愧慙於人。不畏懼於天。引之者言人之行當須愧於人。畏於天也。○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者。遂猶成也。實猶充也。言君子既成其文辭。則當充實之以君子之德也。○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者。德在於內。行接於外。內既有德。當須以德行於外。以接於人。民若有德。無行是君子所恥。故云恥有其德而無其行也。○詩云。惟鵲在梁。不濡其翼者。此詩曹風。候人之篇。刺曹共公之詩。鵲是污澤也。言鵲在魚梁之上。能不濡濕其翼。以其為善。猶如君子在朝。能稱可其服。亦為善。彼記之子不稱其服者。詛是語。辭言彼曹朝小人之子。內無其德。不能稱可其在。外之服。引之者以前經言君子內外皆須相稱。故引此詩結之。○注鵲鵲至有德。○正義曰。鵲污澤。爾雅釋鳥文。郭景純云。今之鵲鵲也。好羣。飛沈於水。食魚。故名污澤。俗呼之為淘河也。云以不濡汚其翼。為才者言。凡鳥居水中。必濡濕其翼。今鵲鵲在水中。獨能不濡其翼。故為才。案詩注云。鵲鳥在梁。可謂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也。猶如小人在位。必辱其職。與此。○子三言之。君子者。注禮在前。注詩在後。故所注不同也。

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

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

天子。言無事而居位。食祿是不義而富且貴。○粢盛音咨。杜預云。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秬音巨。黑黍鬯。勅亮反。

也。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此民之大德。不

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庇覆也。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庇必利反。徐

方至反。又音秘。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

禮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

欲。讓於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

君。役之言為也。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

聽天命。言不易道。微祿利也。○易音亦。徵古堯反。詩云。莫莫葛藟。施于

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凱樂也。弟易也。言樂易之。君子其求福修德以俟之。

不為回邪之行。要之如葛藟之延蔓於條枚。是其性也。音誅力水反。施以鼓反。條枚云回反。毛詩傳云。枝曰條。幹曰枚。凱本亦作愷。又作豈。同開待反。後放此。弟如字。本又作悌。音同。注及下皆同。樂音洛。下同。易以鼓反。下同。邪似嗟反。曲也。行下孟反。下至下文行之浮於其舜禹文王周公名也。及注皆同。要一。邈反。蔓音萬。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言此德當不回也。與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音餘。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昭明也。上帝天也。聿述也。懷至也。言述行上帝德。以至於多福也。方四方也。受四方之國。謂王天下。聿尹必反。謂王于況反。子曰先王諡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諡者行之迹也。名者謂聲譽也。言先王論行以為諡。以尊名者。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壹讀為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衆多者。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諡。其在。上曰。深君了勤行。成功聲譽踰行。是所恥。諡音示。是故君子不自

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

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率循

也。行過不復。循行猶不二。過。下戶嫁反。復扶又反。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

敬尊之。言謙者所以成行立德。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

豈一手一足哉。烈業也。言后稷造稼穡。天下世以為業。豈一手一足。喻用之者多無數也。唯

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亦言其謙也。辟仁

於此事之人耳。行下孟反。便疏子言至便人。正義曰。此一節明天子以下各

有其事。又明舜禹文王周公之德。皆能上事天帝。下庇四方。事異於上。故記者詳之。又稱子言之也。天子親耕。粢盛。和

鬯。以事上帝者。天子事上帝。諸侯事天子。是貴賤皆有事於

天子。案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裸。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

鬯爲之以芬芳調暢故言秬鬯故得以事上帝大宗伯云泚
玉鬯者謂享大鬼也棫樸詩云奉璋峨峨者謂據祭宗廟也
故與此不同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君子有仁德至
誠之君子言君子既有庇民大德又自謙退不敢有君民之
心是仁愛深厚以此之故君子恭敬節儉以求施爲仁道也
役爲也言以此求施爲仁道也。信讓以求役禮者謂信實
退讓以求施爲於禮也。得之自是不得自是者得之謂得
利祿也言雖得利祿自行其爲是之道若不得利祿亦自行
其爲是之道言不問得之與失恒行其是而不行非也。以
聽天命者言不苟易其道也。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者
此詩大雅旱麓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之興依約先祖莫
莫然如葛藟之蔓草延施于條枚之木猶如子孫之興亦由
先祖而德盛也。凱弟君子求福不回者凱樂也弟易也言
大王王季樂易之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之行引之者證君子
以聽天命雖求福祿不爲邪僻之行今以爲葛藟施於條枚
是其性也君子求福不爲回邪亦是其性引斷章取義故與
詩文不同也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者此是凱弟君子求
福不回邪之謂與以其雖有庇民之大德恒有事君之小心
常能畏懼是不回也。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聿懷多福者此詩大雅大明之篇美文王之詩言文王小心

翼翼以昭明德尊事上帝聿述也懷至也言文王述行上
帝之德以受衆多之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者其德不有
回邪故受四方衆國爲天子也引之者證上求福不回也。
子曰先王諡以尊名。以前經論君子求福不回此一節廣
明君子名行相副卑已尊人之義。諡以尊名者諡謂諡號
名謂聲譽言人身死之後累列生時之行跡作諡號者以尊
敬生前之聲名可得傳於後世。節以壹惠者言爲諡之時
善行雖多但限節以一箇善惠以爲諡也。恥名之浮於行
也者所以善行既多但取一事爲諡者恥善名之多浮過於
行忠行不副於名所以減衆書之名但取一事之善爲諡也
。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誇大其功以求處情者太謂誇
大既不欲行過於名故不自誇大其功以求處情者太謂誇
所爲之功名所以不大尙者以求處情實不欲虛爲矯飾也
。過行弗率以求處厚者率循也若有過失之行不復循而
行之即脩改以求處其仁厚之道過失即改以求處其厚也
。注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恥。正義
曰上壹是齊壹下一是數之一二也今經文爲大壹之字鄭
恐是均同之理故讀爲小一取一箇善名而爲諡耳。云在
上曰浮者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云君子勤行成功聲譽
踰行是所恥者言君子之人唯寤默勤行成功不自彰伐若

使聲譽踰越於行是君子所恥也。子曰后稷天下之為烈也豈一手一足哉。以上經君子取名浮於行故此經名后稷證名不可過行也言后稷雖有大業不自謂聖人而稱便人后稷天下之為烈者言后稷周之始祖有播殖之功烈業也言天下之人並將為業豈一手一足哉者言后稷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而用之哉言用之者多天下皆是也。○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者言后稷唯欲得實子行過於虛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已之仁聖也。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母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謂其良反徐其兩反。疏子言至此乎。正義曰此以下至不說音悅母荒音無。勝其文更廣明仁道又顯尊親之異

并論虞夏商周質文不等今各隨文解之。仁者其難乎言行仁之道其甚難乎為之不易。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者言仁道為難若有仁行可以為民之父母此詩大雅河酌之篇戒成王之詩也凱樂也弟易也言使民樂易之君子則得為民之父母言不易也。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孔子既引詩又釋凱弟之義凱樂也言君子初以仁政化下使人樂仰自強不息是凱以強教之弟謂遜弟言以遜弟之道下化於民民皆說豫而康安是弟以說安之也。樂而母荒有禮而親者樂失於荒禮失於疏言明君教下為樂而母荒有禮而相親也威莊而安孝慈而敬者凡矜莊者失在危懼孝慈者失在慢易今明君臨下威嚴矜莊而民安也孝順慈愛而民敬也。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者以有威莊故有父之尊言尊之如父以有孝慈故有母之親言親之如母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者言若非至德之君其誰能使民如此言仁道難也。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

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或見尊或見親以其嚴與恩所

尚異也。命謂四時政令所以教民勤事也。鬼謂四時祭祀所以訓民事君也。憐力田反。疏。今父至不尊親之異。父母不同。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者言父之於子。若見賢者則親愛之。若見無能者則下賤之。以父立於義。分別善惡也。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者言母之於子。見賢則親愛之。見其子無能則憐愛之。母以恩愛不能分別善惡故也。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水沐浴人多用。故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者。火須離之。近則傷害。人不須輕近。故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土能生物。載養於人。是親也。於人為近。人所居處。遂不尊也。天尊而不親者。天有雷霆日月。震耀殺戮。是尊也。而體高遠。是不親也。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者。謂人君教命隨四時以教於人。欲人生厚。是親也。附近於民。使民勤事。是不尊。鬼尊而不親者。鬼謂鬼神。神道嚴敬。降人禍福。是尊也。人神道隔無形。可見。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是不親也。

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

不尊。遠鬼神。近人。謂外宗廟內朝廷。遠于萬反。注。其

民之敝。蠢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以本不困於刑罰。其

教衰失之時也。蠢傷容反。徐昌容反。范陽江反。又丁絳反。

字林音丑。降反。丑凶反。喬音驕。朴普角反。諼況表反。詐也。忘

也。疏。子曰。至不文。正義曰。此一節明夏道親而不尊之

命。使人勸事樂功也。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者。宗

廟在外。是遠鬼神也。朝廷在內。是近人也。以忠恕養於民。是

忠焉也。所為如此。是親而不尊也。其民之敝。蠢而愚者。敝

謂其後世。政教衰敗。時夏家後世。政教敗。時民皆蠢愚。所以

然者。昔時恒先。祿後。罰則民皆承寬裕。無僥詭也。情既不僥。詭至於衰末。猶不知避嚴刑峻法。如蠢愚也。喬而野者。亦

記疏卷之四

爾雅訓云。蔓。謾。忘也。則忘字亡。下著心。今與詐相對。則謾是詐之義。當亡下著女也。殷人尊神。率

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

親。先鬼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摯交接相施。示以摯音至。相施始至。反下文同。其

民之蔽。蕩而不靜。勝而無恥。以本快於鬼神。虛無所定。困於刑罰。苟勝免而無恥也。月令曰。無作淫巧。以蕩上

心。勝而始證。反快音誓。與上快於同。令其力呈。反巧苦教。反又疏。殷人至無恥。此一節。明殷代尊而不親之事。尚

如字。疏。虛無之事。故率民以事神。先罰而後賞者。案襄二十六年左傳云。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又月令云。春行夏賞

秋冬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故春夏賞。秋冬刑。此記所云。謂賞罰同時所行。夏則先賞後

罰。殷則先罰後賞。其民之蔽蕩而不靜者。以其本尚虛無之。事尊敬鬼神。至其末世。世微。失其民放蕩。不能安靜也。勝而無

恥者。由本困於刑罰。但得苟勝。無以慙恥。注云。先鬼而後禮。謂內宗廟外朝廷也。正義曰。以夏周人敬鬼神而遠之。近

人而忠焉。外宗廟內朝廷。以此反之。則殷人先鬼後禮。是內

宗廟外朝廷也。注以本快於鬼神。虛無之事。令其心放蕩。無所定。正義曰。快。串也。習也。貴尚習鬼神。鬼神無體。故云虛

無之事。以為事不在實。故心放蕩。無所定也。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

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以賞罰用爵列。其民之蔽。利而巧。文而不慙。賊

而蔽。以本數交接。以言辭尊卑。多獄訟。疏。周人至而蔽。親而不尊之事。其賞罰用爵列者。既不先賞後罰。亦不先罰

後賞。唯用爵列尊卑。或賞或罰也。其民之蔽。利而巧。文而不慙。慙者。以其尚禮。本數交接。往來。故便利。機巧。多文辭。而無

慙愧之心也。賊而蔽者。以本為治之時。上下有序。至其蔽。未尊卑。錯失。為饒獄訟。共相賊害。而困蔽。以其禮失於煩。故

致然也。夏道尊命。至殷人尊神。周人尊禮。三代所尊不同者。案元命包云。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變。夏人之立教。以忠

其失野。故救野。莫若敬。殷人之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

文。周人之立教。以文。其失蕩。故救蕩。莫若忠。如此循環。周則

復始窮則相承此亦三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

王之道故三代不同也

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

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者謂時王不尚辭民不喪為也不求備不大望言其

政寬貢稅輕也強民言承殷難變之敝也賞爵刑罰窮矣言

其繁文備設厭於豔反疏子曰至窮矣上明三代親

強其兩反注同稅申銳反疏尊有異此經更明三代治民

有異之衷未瀆辭者瀆謂喪瀆辭謂言辭夏時為政之道

未喪瀆於言辭君既不尚辭民亦不為故言未瀆辭夏言未

瀆辭則殷瀆辭也○不求備不大望於民者求備謂每事徵

求皆合備足大望謂賦稅既重大所責望於民夏代不然故

云不求備不大望於民也○民未厭其親者以上不求備不

大望於民民無困若故未厭其上下相親之心也○殷人未

瀆禮而求備於民者以殷承夏後雖已喪瀆言辭仍未喪瀆於

禮言君臣上下於禮事簡畧不喪瀆也殷言未瀆禮則周瀆

禮矣○而求備於民者言殷不如夏寬每事求備於民亦大

望於民也○周人強民以周承殷後遭紂衰亂風俗頑凶故

周人設教強勸人以禮義亦比夏殷多此一句也○未瀆神

者言周治太平之時雖已瀆於禮猶未喪瀆鬼神祭天地宗

廟諸神尚有限未喪瀆也則周衰之後而瀆神也○而賞爵

刑罰窮矣者以周人貴禮禮尚往來交接故賞爵刑罰之事

窮極多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

勝其敝勝猶任也言殷周極文民無恥而巧利後世之政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言後有王者其作

亦易音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

文言王者相變質文各有所子言之曰後世雖有

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無私死

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懼怛之愛有忠利

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

八記疏卷五十四

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

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死不厚其子言既不傳位又無以豐饒於諸臣

也恥費不為辭費出空言也實謂財貨也辨別也猶寬而栗也靜或為情。懼七感反怛且達反費芳貴反注同傳又專

反別彼列反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

帝其孰能如此乎德所威則人皆畏之言服罪也德所明則人皆尊寵之言得人也。曰音

越威如字威畏也讀疏子曰至此乎。此一節摠明虞夏

者亦依尚書音畏也疏商周四代質文之異。虞夏之道

寡怨於民以其政寬故寡怨於民言民怨尚少殷周之道不

勝其敵者以殷周文煩失在苛碎故其民不堪勝敵敗也不

言無怨而言寡怨於民者天地之大猶有所憾如冬寒夏雨

民猶怨之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備也如舜

寡怨於民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者至謂至極

也言虞夏為質殷周為文並已至極矣縱令後王為質不能過

於虞夏後王為文亦不能過於殷周是至極矣。虞夏之文

不勝其質者言虞夏之時雖有其文但文少而質多故文不

勝於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者言殷周雖有其質亦質少而

文多故不勝其文然案三正記云文質再而後始則虞質夏

文殷質周文而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者夏家雖文比殷家

之文猶質殷家雖質比夏家之質猶文於夏故夏雖有文同

虞之質殷雖有質同周之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

帝不可及也。正義曰以上經論虞夏商周此特明虞帝之

美已矣者言後世之君雖有作其善政者而比於虞帝不可

齊及之也。若天下生無私者明虞帝之德後世雖作不可

財也。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寬而有辨者，辨別也。臣之傲，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者，如上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子言

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也。資謀猶進也，言臣事君必先謀定，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

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寡，死

言者竭力於其所言之事，死而不誣，其受罪益寡。寡，死

不負於事，不信曰誣。誣音無。疏：子言至益寡。正義曰：君子事君之道，又明君子為行，須內外相副，今各隨文解之。事君先資其言者，言臣欲見君，必須先謀度其言，言定然

後見也。拜自獻其身者，獻進也。為謀既定，乃拜見自進其身也。以成其信者，謂先謀後見，成其言之信實。是故君有責於臣，臣當竭力守節，死於其所言也。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者，以其言善，乃受祿是受祿不誣，固也。順死其言，以竭臣力，是受罪益寡也。子曰：事君

大言人，則望大利。小言人，則望小利。大言可以立大事也，小言可以立小事也。入為君受之利，故君子不以小

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受祿各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彖辭也。彖曰：不家食，吉。養賢也。言君

有大小祿，有多少。畜，大也。子曰：至食吉。此一節廣事君勅六反，下同。豕吐亂反。此之道，依言大小而受祿。大言

入則望大利者，入猶受也。利，祿也。大言謂立大事之言，進入於君，君所受納如此，乃望大祿。小言入則望小利者，小言

謂立小事之言，小言進入受於君，則唯望小利也。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言臣祿各以其德能相

也。財也。忠而不犯者，盡心於君，是其忠也。無違政教，是不犯也。義而順者，至極君臣之義，而不悖德，是義而順也。文而靜者，臣皆有文章，而又清淨寬而有辨者，辨別也。臣之傲，舜之寬容，治政不慢而有分別也。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引之者，所以結舜德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於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故云：德威惟威，德明惟明者，謂舜以德標明善人，惟能得善人，惟天下之人皆所以尊重之。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者，如上之事，不是虞帝其誰人能得如此乎？案今尚書之篇，以明堯德而云：虞帝者，言虞帝亦能如是，且記者斷章而為義也。子言

稱若小言受大祿則臣濫若大言受小祿則君重財而薄德也。易曰不家食吉此大畜卦辭也。案易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不家食吉者言君有大畜積不唯與家人食之而已當與賢人食之故得吉此大畜乾下艮上之卦注云自九三至上九有願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引子曰事之者證君有祿而養賢賢有大小故祿亦有多少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不下達不以私事自通於君也不尚辭不多出浮華之言也弗自不身與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乃與為倫友神聽女之所為用祿與女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共音恭本亦作恭同女音汝注同靖治也爾女也式用也穀祿也言敬治女位之職事正直之人。疏子曰至以女。之事君當以正直之道不下達者不在下細碎小事通達於君。不尚辭者不貴尚浮華之言辭非其人弗自者非其好人。不身自與之相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大夫悔仕亂世戒其未仕者云靖共爾位靖謀也其具也言明君靖謀共其爾之爵位有正直之德者於是與也。神之聽之式穀以女者式用也穀

善也以用也言神明聽聆女德君若用其善人則當用女也詩之本文如此今記者斷章取義證明非善人不得與之相親靖治也爾女也言為女之道治理恭敬女之職位若見正直善人於是與之為朋友如此則神明聽聆女之所為穀祿也。用此福祿。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謂也近而不諫以與女也。則尸利也。尸謂不知人事無辭讓也。子曰邇臣守和

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利宰冢宰也冢宰邇近也和謂調和君事者也齊景公曰唯據與我利宰冢。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陳謂言其利宰冢。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瑕之

也謂猶告也。藏如宗。疏子曰至忘之。此一節明臣事若與君疏遠強欲諫諍則是調佞之人望欲自達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者若親近於君而不諫則似如尸之受利祿也。祭祀之尸無言辭而受享祭時猶似近臣不諫不知人稟無辭讓之心如尸之受利然也。子曰邇臣守和者邇近也

記流卷五十四

和謂調和言親近之臣獻可替否毗輔贊助於君守其調和之事也。宰正百官者宰謂冢宰正治百官。大臣慮四方者。謂二伯州牧之等謀慮四方此大臣亦兼冢宰但冢宰君於中故言正百官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此小雅隰桑之篇刺幽王之詩君子在野詩人念之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遠也謂勤也言念此君子遠離此不勤乎言近於勤矣終當念之。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者藏善也言中心善此君子何日忘此君子矣詩之本文如此今記人所引此云心乎愛此君子矣瑕之言胡胡何也謂猶告也言何不以事告諫於君矣中心藏之與詩文同王肅以為藏善鄭亦然也皇氏以為人臣中心包藏君惡不欲嚮人陳之非其義也凡諫者若常諫之時天子諍臣七人諸侯五人大夫三人唯大臣得諫若歲初則貴賤皆得諫也故襄十四年左傳師曠對晉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箴商旅于市百工獻藝國語又云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此皆孟春之月上下皆諫故傳引夏書曰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於路是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

退則亂也

亂謂賢否不別。易以疏反下及注易絕同

故君子三揖而

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進難者為主人之擇已也退速者為君子之倦也。遠于

萬反為主人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

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

違猶去也利祿言為負祿留也臣以道去君至

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也。竟音

事君慎始而敬終。子曰事君可貴可

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為亂。

亂謂違

禮之疏

子曰至為亂。此明臣事君亦當使賢與不賢分別之。事。難進謂君擇已易退謂君厭已。則位有序

而敬終者慎謂謹慎以盡忠是慎始也終謂終竟擇善為朋

友。子曰事君可貴可賤者言事君可使之貴可使之賤可使之富可使之貧可使之生可使之死但不可使為亂也亂

謂廢事君之禮也熊氏以為可殺者謂臣可殺君引春秋殺君稱君君無道此非辭也子曰事君

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言尚忠且謙也。辟音避難乃且反朝直遙反

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猶行也故君使其

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

事而退臣之厚也使謂使之聘問師役之屬也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

也。不曰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事或為身。慎字本亦作古音字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言臣致仕而去不復事君也君猶高尚其所為

之功也。復扶又反疏。禮。軍旅不辟難者謂使之在軍旅之中不辟危亡之難也。朝廷不辭賤者謂在朝廷之中不

得辭其卑賤之所也。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履行也謂臣處其位而不行其責則近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

慎慮而從之者既必無辟故有此以下事也使之謂聘問師

役之事得志謂君使臣當已才雖當已才猶宜謹慎思慮從

君之命而行之必使成功也。否則孰慮而從之者否謂君

所使之事非已本才也雖非已本才而君命無擇則彌執思

慮而從行之。終事而退者終事謂事畢也既本非已本而

幸得終竟竟即辭而退也。臣之厚也者得志及不得志並

從而無違是臣行之篤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

此易蠱卦上九爻辭案易蠱卦巽下艮上上九民爻艮為山

辰在戌得乾氣父老之象是臣之致事也故不事王侯是不

得事君君猶高尚其所為之專引之者證臣之事君終事而

退是臣之厚重也。注使謂至去也。正義曰知使謂聘問

師役者以經云慎慮而從之又云孰慮而從之謂隨從其事

故知出使在外也云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欲其必有成

也者所以謹慎思慮而從就此事者是已之思慮所及欲其必有成功故須慎慮也云否謂非已志也孰慮而從之又計於已利害也者謂此事非本已志當孰須思慮計謀此事於我已身利之與害若於已為利當勤力為之若於已害亦須為之不得辭也云終事而退非已志者事成則去也者若元是已志其事雖成猶須為之不可即退若此事元非已志為君暫使已事成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之後則當退也

君言皆有所受不敢專也唯當為難故君命順則臣

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言臣受順則行順受

於君則為君不易詩曰鵲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

無良我以為君姜姜賁賁爭鬪惡貌也良善也言我以

小鳥賁賁於下鵲字林作鵲說文作鵲音疏子曰至為

七畧反姜居良反鵲士倫反賁音奔注同疏君。此節

明臣事君不敢專輒又明君之出命不可不慎為與上更端

故言子曰唯天子受命於天然後行也詩曰鵲之姜姜者此詩

邠風鵲之奔奔篇刺宣姜之詩其詩之意以宣姜通於公子

頑母與子淫鵲鵲之不若故刺之云鵲自匹偶姜姜然鵲自

匹偶賁賁然各當有匹今宣姜與公子頑私通不如鵲鵲也

○人之無良我以為君者人謂宣姜無良善之行我君惠公

反以此為小君此經引詩斷章言君有逆命似大鳥姜姜爭

鬪於上小鳥賁賁亦爭鬪於下謂君子曰君子不以

無良善我等萬民以惡人為君也

辭盡人不見人之言語則以為善言其餘行故天下

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行

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是故君子於有

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病

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

饋則不問其所舍皆辟有言而無其實○賻音附故

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

小人甘以壞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得則敗淡無酸酢

又大暫反徐徒闕反注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

飲盜賊也孔甚也餘進也疏子曰至用餼。前明事君

記疏卷五十四

虛用其辭以事殊於上故言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者皆君子與人之交必須驗行不得以其言辭之善則謂行之盡善或發言善而行惡也。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者言有道之世則依禮所行外餘有美好猶如樹幹之外更有枝葉也。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者無道之世人皆無禮行不誠實但言辭虛美如樹幹之外而更有枝葉也。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購焉則不問其所費者此經皆有言無實戒其不得虛言也。君子之接如水者言君子相接不用虛言如兩水相交尋合而已。小人之接如醴者小人以虛辭相飾如似兩醴相合必致敗壞。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者水相合為江河酒醴相合而久乃敗壞也。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飲者此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孔甚也飲進也言盜賊小人其言甚美幽王信之禍。子曰君子不以口亂用是進益引之者證小人甘以壞。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譽繩也。譽音餘注同繩。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皆為有言不可以無實。衣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既反食音嗣為子偽反。

於我歸說

欲歸其所說忠信之人也。疏。子曰至歸說

字不用虛言故此經明言當以實其事稍殊故言子曰。注譽繩也。正義曰言繩可以度量於物凡口譽於人先須付度亦量之於心故以譽為繩也案莊十四年左傳云蔡侯繩息媯以語楚子杜注云繩譽也繩既訓為譽譽亦訓繩鄭注以為此解。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者此曹風蜉蝣之篇刺曹君之詩言曹君好絮其衣服不修政事國將滅亡故賢臣之心憂矣說舍也國既滅亡於我之身何所歸舍此則引詩斷章故義不與詩相當言虛華之人心憂矣我今歸此所說忠信之人引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已請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皆相與為昏禮而不終也言始合會言笑和說要誓甚信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反覆之不思亦已焉。

哉無如此人何怨之深也。晏於諫反信誓本亦作矢誓。疏且如字字林作思亦已音以說音悅覆反覆並芳服反。疏子曰至焉哉。正義曰前經明其言當實此明言若不實則怨及身口惠而實不至者言口施恩惠於人而實行不至人則怨之故言怨蓄及其身也。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者諸謂許人之物責謂許而不與而被責若其有物許人不與被責也。寧有已怨者已謂休已寧可有發初休已不許而被怨許而不與其責大發初不與其責小。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者衛風氓之篇也婦人被男子所誘在後色衰見棄追恨男子云初時與我言笑晏晏然和悅也信其言誓且且然相思懇誠也。不思其反者謂今男子不思念其本恩之反覆是男子不思之事如此則無如之何亦已焉哉言恨之甚也引者證許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不與被入所怨也。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巧謂順而說也。穿音川窬音范。疏子曰至此明更申以情行相副故稱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者謂不以虛偽善色詐親於人也。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言

情疏貌親而心不慤實恒畏於人譬之於細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許慎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為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貌親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子曰情欲信辭欲巧者既稱情疏而貌親故更明情貌信實所以重言之也。辭欲巧者言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和順美巧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子曰言之

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言動任卜筮也。是故

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日月謂冬夏至正月及四時也。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夏戶

反卜筮不相襲也。襲因也。大事則卜小事則筮。大事有時日

大事有事於大神。小事無時日有筮。有事於小神無常

有常時常日也。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順陰陽也。陽為外

別乎四郊。不違龜筮子曰牲牷禮樂齊成是

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純猶純也。音全。

同齊音菜疏子言至百姓。正義曰此以下至於篇末摠

本亦作齋。明卜筮之用各隨文解之。昔三代明王者

謂夏殷周。皆事天地之神明者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無非卜筮之用者言皆須卜筮唯九月大享帝於明堂不用

卜也故曲禮下篇云大饗不問卜鄭云莫適卜也以其摠饗

五帝不知主何帝而卜之故不卜矣所以必須卜者不敢以

其私褻奉事上帝故皆卜之也。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

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者以其事上帝神現不敢自專皆

依卜筮動合於禮故夫子摠更結之牲牲之等禮樂之儔菜

盛之實皆不違龜筮是以此等所用無虧害於鬼神無見怨

於百姓以其無非卜筮之用動順於禮故也。注日月至尸

也。正義曰冬至謂祭圜丘夏至謂祭方澤正月謂祭感生

之帝及四時迎氣用四時之吉日也。如冬夏及四時皆卜者

案大宰云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鄭注云五帝謂四郊及明

堂是四郊有卜也大宰又云祀大神祭大凡亦如之大神則

冬至祭圜丘大元則夏至祭方澤案公羊穀梁魯郊傳云卜

三正則知天子郊用夏正亦卜之故知冬夏至正月及四時

皆卜日也然明堂不問卜而注大宰祀五帝卜日云四郊及

明堂者廣解五帝所在其實祀明堂不卜也案周禮祀宗廟

亦卜日注不言宗廟者以經云事上帝故唯解祭天之時云

純猶純也。音全。

此以下至於篇末摠

昔三代明王者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

廟少牢用丁亥之屬是也故言別於子曰后稷之祀易

四郊外內別用限別以四郊為限子曰后稷之祀易

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富之言備也

恭儉者之祭易備也。易曰致詩曰后稷兆祀庶無

反注同傳文專反下同共音恭詩曰后稷兆祀庶無

罪悔以迄于今兆四郊之祭處也迄至也言祀后稷於

乃至於今。迄許訖反處郊以配天庶幾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

昌慮反下建國之處同也。言祀后稷於

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其義。后稷之事易富也者富

備也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祀。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

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也。其祀及子孫者以后稷祭

祀其辭恭敬其欲節儉神之降福故祿及子孫。詩曰后稷

兆祀者是大雅生民之篇美成王尊祖配天所以尊后稷配

天者以后稷生存之時於四郊之兆域祭祀於天而事皆合

禮庶幾無罪過悔恨故迄至於今文武之時而王有天下

天子無筮謂征伐出師若巡守也天子至尊大率

用之尊嚴天子無筮皆用卜也春秋傳曰先王卜征五年歲

襲其祥。諸侯有守筮守筮守國之筮天子道以

守手又反。諸侯有守筮國有事則用之天子道以

筮始將出卜之道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

入他國則不筮不敢問吉凶於人之國也諸侯受

封乎天子因國而國唯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不

卜處大廟卜可建國之處吉則宮子曰君子敬則

用祭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是以不廢日月

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也。長丁丈反是

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言上之於下以直則

也。應應對之應慢疏子曰至於上。以上經明在國內

字又作慢武諫反疏事上帝神明及國內諸事無非卜

筮之用此一節更明天子諸侯用卜筮有出行之義。大人

之器威敬者大人謂天子所主之器當威嚴敬重不可私褻

於小事雜用也饗時則用燕則不用也。天子無筮天子既

有守筮者諸侯卑於天子有守國之筮謂在國居守有事而用筮。天子道以筮者天子在國既皆用卜若出行於道路之上臨時有小事之時則唯用筮也。諸侯非其國不以筮者諸侯降於天子若出行於外非其國境不用筮也。以其不謂諸侯既受天子所封不敢卜其所建之國以否但建國已後宅及寢室須欲改易者得卜之故曰卜宅寢室。天子卜卜處大廟者以建國之時摠卜其吉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可知。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者猶事稍異於上故更稱子曰敬則用祭器者言慎重其大事心有恭敬則用祭器言慎重其事也。是以不廢日月者摠明朝聘之時依其日月。不違龜筮者謂貢獻之物必先卜筮而來。以敬事其君長者所以朝聘之時必須如此者以恭敬事其君長不敢褻瀆故也。君謂天子言長者兼諸侯相朝小國之於大國也。是以上不瀆於民其上為此相敬不褻瀆於民言以直道接民。下不褻於上者謂以正事上不褻慢也。注謂征至其祥。正義曰知征伐出師及巡守者以前云外事用剛且內事用柔曰據在國諸事今此云無筮又云天子道以筮又云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皆據將欲出行及在道之事故知節以下不與上同是將出行下云天子道以筮此云無筮

是未在這也故知征伐出師若巡守欲發時也云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也者謂不徒用筮而已兼用卜也此云無筮無徒筮耳不謂全無筮也。籒人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所引春秋傳者襄十三年左傳文案襄十一年鄭先屬於楚今楚弱鄭又被晉收屬於晉鄭使良霄石奠告絕於楚楚人執之故謂楚人云先王卜征五年謂將欲巡守預先五年每歲卜之云歲襲其祥者襲重也謂歲歲恒吉重其吉祥而後始行若不吉則更增脩其德欲合楚脩德引者證巡守須卜也。注守筮守國之筮。正義曰此諸侯守國筮者非寢室改易之屬則唯用筮也若寢室亦用卜故下云卜宅寢室然此節皆明將行及出國之義而云守筮及卜宅寢室及不卜處大廟皆言國史之事者此舉國中以明在外外內相明也。注諸侯受封乎天子因國而國。正義曰此諸侯初受封之時不卜者以天子因先王舊國而今封諸侯不須卜也若天子初建國則卜之故下注云卜可建國之處是不因先王舊國也。注謂朝聘若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正義曰但此章據出行朝聘之事故以朝聘解之則上文非其國不以筮是出外行也其實昏冠亦不用燕器也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是用祭器也。注用龜筮問所貢

獻也。正義曰鄭以天子無筮以下論出行在外之事故解此不違龜筮謂所問貢獻之物也前章云不違龜筮謂在國所卜諸事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四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四校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棗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表記第三十二

子言之歸乎節

子言至而信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

閩監本同毛本皆誤若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節

而無有可擇去之言在於躬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也作身

子曰褻襲之不相因也節

惠棟云子曰褻襲節宋本分祭極敬以下另為一節

禮盛者以襲為敬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禮誤不

子曰至以倦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引之者證明此經不可繼之以樂之事也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證
明此經不五字闕閩監毛本明此經誤祭極敬

子曰君子慎以辟禍節

子曰至遠恥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篤厚也揜謂困迫也惠棟按宋本作謂閩監毛本謂作

言恭以遠恥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言字

子曰君子莊敬曰強節

肆猶放恣也惠棟按宋本如此岳本嘉靖本毛本衛氏集說並同此本肆猶放恣四字誤閩監本四字

子曰至畏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竟者

或擇日出使在外惠棟按宋本同閩本同監本在誤有毛本在作於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節

瀆之言褻也

子曰至不告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也作之考文引宋本足利本同古本也上有之字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易蒙卦辭

言童蒙初來問師師則告之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上師字闕閩監毛本上師誤者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節

無言不讎各本同石經同毛本讎作讐

利仁強仁

閩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利字闕

此其言舍之何人也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也上有之字足利本人作仁惠棟

按云何休公羊作仁之也與康成所引不同盧文弨按云足利古本作仁之也與本書合

道有至義有考

各本並如此陳澧集說義上有有字考文別古本足利本同蓋依注讀增

有義有攷

閩監毛本同岳本攷作考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下有攷攷成並

同

子曰至無失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事一種

惠棟按宋本作其事此本其事二字闕閩監毛本其事作各有衛氏集說亦作各有一種

非關利害而安仁也

惠棟按宋本作也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也誤道

望免離於罪

惠棟按宋本作望此本望字闕閩監毛本望作求

右手是用之便也

惠棟按宋本作是此本是字闕閩監毛本是作使

然可履蹈

閩監毛本同浦鏗按云然下當脫後字

仁謂施以人恩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仁

傳稱諸侯春秋執大夫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按云當云傳稱春秋諸侯執大夫各本誤

倒諸侯二字在春秋上

是唯義與道

惠棟按宋本與作為閩監毛本同

子言之仁有數節

武王烝哉

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此四字脫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

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此句

子言至仁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唯在我當身之主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主作上

言傳其所順天下之謀閩監本同毛本所順天下作天

子曰仁之為器重節下所順

取數多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多有者

言以先王成法擬度人惠棟校宋本作度岳本同衛氏集

度誤庶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疑度宋本擬作擬是

謂古賢聖也惠棟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

雖有過不為甚矣嘉靖本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

足利本同按宋本無為字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

詩云温温恭人惠棟校宋本作云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

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並

言能成人道者少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

棟校宋本嘉靖本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人作仁

移讀如禾汜移之移惠棟校宋本作禾岳本宋監本考文

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禾誤水閩監

毛本嘉靖本並同按困學紀聞引亦作禾汜移與麥秀銜

對舉

惟鵠在梁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

本同閩監毛本惟作維釋文出惟鵠

彼記之子閩本毛本石經惠棟校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

義中釋文出彼記云本又作已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

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彼記

鵠鵠胡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

子曰至其服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四交功記

言幽王若能脩德如高山

閩監本同毛本如高誤有仲衛氏集說亦作脩德如高山

恭近於禮

惠棟按宋本上有故字此本脫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故恭近禮

記是語辭

閩本同衛氏集說監毛本記並作其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節

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各本同毛本諸誤者

不為回邪之行要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要上有以字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朱監本

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言述行上帝德

惠棟按宋本有之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此本之字脫閩監毛本同

使聲譽可得而尊言也

惠棟按宋本朱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同閩監毛本言作信

即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即作節衛

氏集說惠棟按宋本朱監本並同

行過不復循行猶不二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行過作過行二作貳衛氏集說同考

文引古本同岳本亦作過行嘉靖本足利本同朱監本二亦作貳

云自便習於此事之人耳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自作吾宋監本岳本衛氏集

說列

子言至便人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以此求施為仁道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為下有於字

以昭明道德尊事上帝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二本尊誤厚

過失即改以求處其厚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以上有是字

壹讀爲一惠猶善也言聲譽雖有至踰行所取惠棟按
壹讀至所取

言物在水上稱浮如浮雲閩監本同毛本稱作輕

故此經名后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名作明衛氏
故此經名后集說亦作明后稷

不官謂己之仁聖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
第六十一終記云凡三十一頁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節惠棟按云子言之節今
父之親子節宋本合爲

一節。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曰政之不行也
節止爲第六十二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二

各本同石經同考文引古本凱弟作愷弟下放此
按釋文出凱云本亦作愷出弟云本又作悌

子言至此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夏道尊命節

愬而愚監本作愬石經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愬誤愬
嘉靖本閩毛本同釋文出愬而音傷容反疏放此

子曰至不文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爾雅訓云菱諼忘也閩監毛本同孫志祖按云此爾雅
釋訓文訓上當有釋字

殷人尊神節

凡以摯交接相施予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摯作
費考文引古本同

殷人至無恥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罰以秋冬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罰作刑與左傳合

注云先鬼而後禮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云字

子曰夏道未瀆辭節

周人強民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
強民云注同山并鼎云宋板強作彊注及疏同

子曰至窮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尚有限未褻瀆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限上有時字

子曰虞夏之道

節 惠棟按云子曰虞夏節宋本分子言之曰後世以下另為一節

恥費輕實

閩監本石經 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輕誤強

子曰至此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文質再而復始

閩監毛本同山并鼎云宋本再作載

比殷家之文猶質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家誤周

此特明虞帝之美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特誤時衛氏集說亦作特

臣之微舜之寬容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臣之作臣下

子曰事君大言入節

入為君受之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為作謂宋監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釋文出為君

子曰至食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廣明事君之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廣下有明字衛氏集說同

子曰事君不下達節

靖共爾位

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共作恭釋文出靖共云本亦作恭

子曰至以女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言為女之道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女作臣

子曰事君遠而諫節

子曰至忘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警獻曲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曲誤典浦鏗按云典當作曲國語韋昭注云公以下至士各獻諷諫之詩警陳樂曲獻之於王見左傳襄十四年疏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節

事君慎始而敬終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終誤忠疏故此

子曰至為亂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節

慎慮而從之者此已志也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山井鼎云古本者作有宋

板同非

子曰至其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節

則不問其所費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所費石經問其所三字刻刻無所字

子曰至用餼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如似兩醴相合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兩作酒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節

稱人之美則爵之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坊本美作善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

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美

子曰至歸說○所以前經君子不用虛言惠棟按宋本無子曰至歸

說○所七字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節

今不思其本恩之反覆閩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恩誤恩監木本恩誤不思疏放

此

子曰至焉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節

子言至百姓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謂祭事天地及諸神明也閩監本同毛本事誤祀地誤

是有其牲日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其作卜衛氏

言用剛柔之日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言上有以字

外內別用限別以四郊為限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節

后稷之祀易富也閩監本不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

恭儉者之祭易備也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恭

本足利本同釋文出共儉云首恭

子曰至于今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節

以上經明在國內事上帝神明閩毛本同監本經明二

出師巡守皆大事者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

預先五年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先作前

謂在國所卜諸事也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本也字

孔穎達疏

爾亦國也... 關本同惠... 宋本同... 本出...

斷矣... 本同... 宋本... 本...

出... 本同... 宋本... 本...

以上... 本同... 宋本... 本...

子曰大人之器...

子曰... 本同... 宋本... 本...

本只味本同... 共... 宋本... 本...

泰... 宋本... 本...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禮記注疏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緇衣第三十三

公也劉瓛云公... 疏... 正義曰案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

之宜... 改爲... 好賢者厚也... 緇衣鄭詩也其詩曰緇衣

也設餐以授之愛之欲飲食之言緇衣之賢者居朝廷宜其

服也我欲就爲改制其衣反欲與之...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

煩矣... 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 子言之曰此

下同苛音何錯七... 疏... 子言至煩矣... 正義曰此篇凡二十

故反本亦作措同... 疏... 四章唯此云子言之曰餘二十三章

皆云子曰以篇首宜異故也... 爲上易事者爲上謂君若上

以正理御物則臣事之易也... 爲下易知也者爲下謂臣臣

下無姦詐則君知其情易也。則刑不煩矣。若君易事臣易知。故刑辟息止。不煩動矣。然此篇題緇衣而入文。不先云緇衣者。欲見君明臣賢。如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此。後乃可服緇衣也。

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緇衣巷伯皆詩篇名也。緇衣首章曰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言此衣緇衣者。賢者也。宜長為國君其衣敝。我願改制授之以新衣。是其好賢欲其貴之甚也。巷伯六章曰取彼譏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其惡惡欲其死亡之甚也。爵不瀆者。不輕爵人也。試用也。咸皆也。好呼報反。注同。緇側其反。惡惡上。鳥路反。下如字。注同。巷戶降反。巷伯。小雅篇名。愿音願。還音旋。粲七旦反。衣緇衣上於既反。下如字。譏人。本又依詩作譏。人投畀必利反。下同。豺。仕皆反。昊。胡老反。本或作皓同。

大雅曰儀刑文王

萬國作孚

刑法也。孚。信也。儀。法也。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無不為信者也。文王為政。克明德慎罰。

疏 子曰至作孚。正義曰。此一節明好賢惡惡。賞罰得中。則為民下所信。好賢如緇衣者。緇衣朝服也。諸侯視

朝之服。緇衣素裳。鄭武公桓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鄭人善之。願君久留。鄭國服此緇衣。衣服敗破。則又作新衣。以授之。故以歌此詩。是好賢之詩也。詩人以緇衣為鄭風之首。故云好賢如緇衣也。惡惡如巷伯者。巷伯亦詩篇名也。巷伯是奄人。為王后官。巷官之長。故為巷伯也。幽王信讒。寺人傷讒。而懼讒及已。故作詩以疾讒也。其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是惡讒人之甚。故云惡惡如巷伯也。則爵不瀆而民作愿者。此解好賢也。瀆。濫也。愿。慤也。君若好賢。如緇衣。則爵不瀆而民皆謹。慤也。刑不試而民咸服者。此解惡惡也。試用也。言君惡惡如巷伯。則刑措而不用。民皆服從。大雅云。儀刑文王。萬國作孚者。此大雅文王之篇。諫成王之辭。儀。象也。刑。法也。受。信也。言成王但象法文王之德而行之。則天下萬國無不為信也。言皆信敬之故。云萬國作孚。猶文王明德慎罰。為民所敬。信引之者。證上爵不瀆刑不試也。注緇衣至甚也。正義曰。緇衣者。詩鄭風美鄭桓公武公詩也。巷伯刺幽王之詩也。故云皆詩篇名。云緇衣之宜兮者。言桓公武公並皆有德。堪為國君。國人願之。言德宜著此緇衣。破敝我又欲改更為新衣。云適子之館兮者。鄭人云。桓公武公既為卿士。適子之館。舍兮。謂嚮卿士治事館舍。云還予授子之粲兮者。從館舍迴

還來嚮本國我即授子以粢餐兮也鄭人愛桓公武公之甚
矣是好賢也縹衣者諸侯朝服故論語云縹衣羔裘注云諸
侯之朝服其服縹布衣而素裳縹帶素鞞故士冠禮云主人
玄冠朝服縹帶素鞞注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
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知朝服十五升者雜記文知用布者
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縹故知布也知素裳者以冠
禮云素鞞鞞從裳色故知裳亦素也若士之助祭者則鞞用
縹不與裳同色熊氏云玄冠用黑繪爲之其義未甚明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
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格本也遜逃也格古伯
反遜徒遜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
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涖臨也孫順也
○倍音佩下注同涖音利又音類孫音遜注同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
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

絕其世也

甫刑尙書篇名匪非也命謂政令也高辛氏
之末諸侯有三苗者作亂其治民不用政令

專制御之以嚴刑乃作五虐蚩尤之刑以是爲法於是民皆
爲惡起倍畔也三苗由此見滅無後世由不任德○蚩尤之
反畔本或作叛俗疏子曰至世也○正義曰此一節明教
字非也任而爲反疏民以德不以刑也○則民有格心者
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
云有恥且格○甫刑曰苗民匪用命者此尙書呂刑之篇也
甫侯爲穆王說刑故稱甫刑匪非也言苗民匪用命者命謂
政令言苗民爲君非用政令以教於下○制以刑者言制御
於下以嚴刑○唯作五虐之刑曰法者言唯作蚩尤五種虐
刑自謂爲法○是以民有惡德者以此之故民皆有怨惡之
德起倍叛之心○遂絕其世也者言三苗不任德遂被誅而
絕其世也○注甫刑至任德○正義曰此甫刑尙書呂刑也
而稱甫刑者案孝經序云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但孝經序
末知是鄭作以不案春秋實無甫侯國語云申呂雖衰齊許
猶在又云齊許申呂皆由大姜然則呂即甫也案孔注尙書
呂侯後爲甫侯故穆王時謂之呂侯周宣王及平王之時爲
甫侯故詩崧高云生甫及申謂宣王時也揚之水不與我成
甫謂平王時也則孔氏義爲是鄭或同之云高辛氏之末諸

侯有三苗者作亂案鄭注呂刑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以此言之三苗是九黎之後九黎於少昊之末而為亂三苗於高辛氏之末又為亂故此注云高辛以呂刑於此苗民之下云皇帝清問下民又云乃命三后三后謂伯夷之等故以皇帝為帝堯又以苗民為高辛氏之末也鄭以九黎為苗民先祖但上學蚩尤之惡非蚩尤子孫孔注尚書以為九黎即蚩尤也三苗則非九黎之子孫與鄭異。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言民化行不拘於言。行下孟反注同又如字。

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甚者甚於君也。故

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言民之

影逐表。惡鳥路反。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

焉。豈必盡仁。言百姓勸禹為仁。非本性能仁。遂猶達也。做胡孝反。詩云。赫赫

師尹。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皆言化君也。孚信也。式法也。赫許百反。

王如字。徐疏。子曰至之式。正義曰。此一節申明上文。以

于況反。疏。君者民之儀表。不可不慎。故此兼言上有其

善。則下賴之。百姓以仁遂焉者。遂達也。言禹立三年。百姓

悉行仁道。達於外內。故云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者。言禹

則百姓盡行仁道。論語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者。禹承堯

舜禪代之後。其民易化。論語所稱者。謂承離之後。故必世乃

後仁。是以注論語云。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此小雅節南山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之時。尹氏為大師。為政不平。故詩人刺之。云。赫赫然。顯盛之師。尹者。民具爾瞻。視上之所為。引者。證民之法。則於上。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慶善也。一人謂天子也。天子有善行。民皆蒙賴。之。引者。證上有善行。賴及于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者。是

大雅下武之篇美武王之詩孚信也言武王成就王道之信者故為下土法引之者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子

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

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己以說其

上矣。章明也真正也民致行己者民之詩云有枯德

行四國順之。楷大也直也。楷音疏。子日至順之。正義曰此一節

贊結上經在上行仁之事。則天下之為仁爭先人者言上

若好仁則下皆為仁爭欲先他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

仁以子愛百姓者章明也真正也言尊長於人為君者當須

章明已志為真正之教尊敬仁道以子愛百姓也。民致行

已以說其上矣者言上能化下如此則在下之人致盡行已

之意以說樂其上矣。詩云有楷德行四國順之此詩大雅

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楷大也言賢者有大德行四國從之引者証上有其德下所從也

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綉言言出彌大也綸今

有秩箭夫所佩也綉引棺素也。綸音倫又古

頌反綬也如紉音弗大素音色索悉洛反

不倡游言游猶浮也不可言也。倡昌尚反。可言也。不可行

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

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危猶高也言不高於

相應也。行而行皆下孟反。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

儀。淑善也僭過也言善慎女之容止不可

曰此一節明王者出言下所做之其事漸大不可不慎意與

行也。熊氏云：可行謂君子賢人可行此事，但不可言說為凡人作法。如此之專，則君子不當行。若曾子有母之喪，木槨不入於口七日不可言說以為法，故子思非之。是君子不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者，危高也。如此化民則民言行相應，言不高於行，行不高於言。詩云：淑慎爾止，不僭于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淑善也。僭過也。言為君之法當善謹，慎女之容止不僭過於禮之容儀，言當守道以自居，引者証言行不可過也。注：綸今有秩畜夫所佩也。正義曰：案漢書百官公卿大夫表云：十里一亭，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畜夫有遊徼，三老掌教化，畜夫掌獄訟，遊徼掌禁盜賊。故漢書云：張敞以鄉有秩補大守卒史，又云：朱邑為桐鄉，畜夫又續漢書百官表云：鄉置有秩，三老遊徼有秩，郡所置秩百石，其鄉小者縣所置畜夫。案此則有秩，畜夫職同，但隨鄉大小，故名異耳。名雖異，其所佩則同。張華云：綸如宛繩。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道音導也。

故言必慮其所終。

而行必稽其所蔽。

則民謹於言而慎於行。

稽猶考也。謙也。詩云：慎爾出話。

於言而慎於行。

稽古兮反。

詩云：慎爾出話。

於言而慎於行。

稽古兮反。

詩云：慎爾出話。

於言而慎於行。

敬爾威儀。

語善言也。話胡快反。

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緝熙皆明也。言於明明乎敬其容止。

於音烏注。同緝，七人反。熙許其反。毛詩傳云：緝熙光明也。

疏。子曰：至敬止。

正義曰：此一節亦贊明前經言行之事。而禁人以行者，禁猶謹也。言禁約謹慎人，以行使行，顧言也。故言必慮其所終者，謂初出言之時，必思慮其此言得終末可恒行以否。而行必稽其所蔽者，稽考也。言欲行之時，必須先考校此行至終蔽之時，無損壞以否。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者，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也。語善言也。爾汝也。謹慎爾之所出之善言，以為政教，故恭敬爾之威儀，言必為人所法，則引証言慮其所終。大雅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者，此大雅文王之篇，美文王之詩。言穆穆然美者，乃是文王於謂嗚呼緝熙皆光明也。言文王之德，嗚呼光。

明乎又敬其容止。

引者証在上當敬其言行也。子曰：長

民者，衣服不貳。

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

壹。

貳不壹也。長丁丈反。下君長同。貳詩云：彼都人

本或作貳同音。二下同。從七凶反。

詩云：彼都人

記流卷五十五

記流卷五十五

記流卷五十五

記流卷五十五

記流卷五十五

記流卷五十五

記流卷五十五

記流卷五十五

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

萬民所望。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詩人見而說焉。文章也。忠信為周。此詩毛氏有之。三家則亡。

黃徐本作橫音黃。疏。子曰。至所望。正義曰。從容有常。者從容謂舉動有其常度。則民

德一者。一謂齊。一則萬人之德皆齊。一不參差。詩云。彼都人士者。此小雅都人士之篇。刺幽王之詩。幽王之時。君臣衣服

無常。故詩人引彼明王之時。都邑之人。有士行者。服此狐裘。黃黃然。行歸于周。萬民所望者。周謂忠信言都人之士。行歸

也。正義曰。郊特牲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此云黃衣。故云大蜡之服。論語云。黃衣狐裘。故狐裘則黃衣也。案詩注

云。狐裘取溫裕而已。不云大蜡。此云蜡者。以正衣解之。詩謂庶人有土行。非關蜡祭之事故。為溫裕也。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為下

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志猶知也。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吉當為告。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今亡。咸皆也。君臣皆有壹德。不貳則無疑惑也。吉依注為告。

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音誥羔報反。疏。子曰。至不

忒。正義曰。為上可望而知也者。謂貌不藏情。可望見其貌。則知其情。為下可述而志也者。志知也。為臣下率誠奉上。其

行可述叙而知。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一德者。吉當為告。是伊尹誥大甲。故稱尹誥。則咸有一德篇是也。言惟尹躬

身與成湯皆有純一之德。引者証上君臣不相疑惑。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者。此詩曹風鳴鳩之篇。刺曹君之詩。言

善人君子。其儀不有差。疏。子曰。有國者。章善。瘡惡。以

示民厚。則民情不貳。章明也。瘡病也。或他得反。本

善皇云。義善。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疏。子曰。至正

也。瘡丁但反。章善。瘡惡者。章明也。瘡病也。言為國者。有善以

賞章明之有惡。則以刑瘡病之也。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此詩小雅小明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大夫悔仕亂世。告語未仕之人。言更待明君。靖謀共其爾之祿位。愛好正直。

之人然後事之也引之者證
上民情不二為正直之行。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難知有姦心也。共音恭本亦作恭好呼報反故君民

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

惑矣。淫貪侈也。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好如字又呼報反注同惡如字又烏路反注同侈昌氏反又

反。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

所不知則君不勞矣。儀當為義聲之誤也言臣義事

也引君所不及謂必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以其所不

知謂必使其知慮如聖人也凡告喻人當隨其才以誘之。

行如字援音袁。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上帝喻

板辟也卒盡也瘁病也此君使民惑之詩。版布縮君也板

反注同曹丁但反本亦作瘁辟匹亦反字亦作僻同小雅

曰匪其止共惟王之耶匪非也耶勞也言臣不止於

使君勞之詩也。共音恭皇疏子曰至之耶。正義曰此

本作躬云躬恭也叩其恭反一節申明上經君臣各以

情相示則君之與臣各得其所。上人疑者謂在上之君多

有疑二則在下百姓有疑惑也。下難知則君長勞者若在

下之人心懷欺詐難知其心則在上君長治之勞苦。故君

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慎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覆上百

姓或淫貪也言如此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

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者覆上君長勞如此則

君不勞臣儀行者儀當為義謂臣有義事則奉行之不重辭

者重尚也為臣之法不尚虛華之辭不援其所不及者謂君

才行所不能及臣下不須援引其君行所不能及之事謂必

使其君所行如堯舜也不煩其所不知者謂君有所不知其

臣不得煩亂君所不知之事令必行之臣能如此則君不勞

苦。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者上帝君也板板辟也卒盡

也瘁病也言君上邪辟下民盡皆困病引之者証君使民惑

之事此詩大雅板之篇刺厲王之詩。小雅曰匪其止共惟

王之叩者小雅巧言之篇刺幽王之詩也言小人在朝不止

息於恭敬惟為姦惡使王之叩勞引之者証臣使君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

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

言政教所以明賞罰。褻息列反。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

之不迪。康康叔也。作誥尚書篇名也。播猶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言施刑之道。播徐補餓反。迪音狄。衍延

善。疏子曰：至不迪。正義曰：此一節明慎賞罰之事。政

反。疏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者皇氏云：言在上政令所以

不行教化所以不成者。祇由君上爵祿加於小人不足勸人

為善也。由刑罰加於無罪之人不足取其為惡。由賞罰失所

故致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者

刑爵不中則懲勸失所。故君上不可輕褻之。康誥曰：敬民

乃罰者。証刑罰不可褻也。周公作康誥。誥康叔云：女所施刑

罰必敬而明之也。甫刑曰：播刑之不迪。不為衍字。迪道也

此穆王戒羣臣云：今爾何監。非是伯夷布刑之道。言所

為監鏡者皆是伯夷布刑之道。引之者証重刑之義也。子

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

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忠敬不足謂臣不忠於君。君不敬其

臣邇也。言近以見遠。言大以見小。互言之。比私相親也。治音值。比毗志反。注同。親也。見賢溫反。下同。故大

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

也。是民之道也。民之道言民循從也。君毋以小謀大。毋以

遠言近。毋以內圖外。圖以謀也。言用謀之當各於其權於外。小臣執命於內。或時交異轉相陷害。黨於其黨。知其過審也。大臣柄則大臣不

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疾猶非也。蔽必世反。葉公

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

莊后。毋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葉公楚縣公。葉公子

高也。臨死遺書曰：顧命。小謀。小臣之謀也。大作。大臣之所為也。嬖。御人愛妾也。疾。亦非也。莊后。適夫人。齊莊得禮者。嬖御士。愛臣也。莊士。亦謂士之齊莊得禮者。今為大夫卿士。葉舒涉反。注同。葉公楚大夫沈諸梁也。字子高。為葉縣尹。借稱

公也敗補邁反嬖必惠反徐甫詣反又補弟反字林方政反
賤而得幸曰嬖云便嬖愛妾莊后側良反齊莊也下及注同
適丁歷反齊莊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

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親失失其所當親也
教煩由信賤也賤者

無一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

德也我力言君始求我如恐不得我既得我持我仇仇然不堅
固亦不力用我是不親信我也仇音求爾雅云離

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

克由聖克能也由用也陳本亦作古陳疏子曰至由
字若已弗克見音紀尚書無已字

曰此一節明在下羣臣無問大小皆須恭敬謹慎又君無以

小臣而謀大事也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富貴

已過也者沈氏云謂大臣離二不與上相親政教煩苛故百

姓不寧若其如此臣不忠於君君不敬於臣是忠敬不足所

以致然也由君與臣富貴已過極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

矣者大臣不肯為君理治職事由邇近之臣與上相親比故

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者邇近也言親近之臣

不可不慎擇其人道謂道路言邇臣是民之道道路邇臣好則

人從之好邇臣惡則人從之惡也君毋以小謀大者言君

無得與小臣而謀大臣之事也毋以遠言近者無得以遠

臣共言近臣之事也毋以內圖外者無得以內臣共圖謀

外臣之事所以然者小大之臣意殊遠近之臣不同恐各為

朋黨彼此交爭轉相陷害故不圖謀也則大臣不怨邇臣不

疾而遠臣不蔽矣者若能如此則外內情通小大意合大臣

注天德字言水之德新注非也

知其過失審悉也。注葉公楚縣公葉公子高也。正義曰知葉公子高者左傳云世本文云臨死遺書曰顧命者約尙書顧命之篇。予曰至由聖。正義曰此節明君不信用臣也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者謂在上不任其所賢有德之人而信用其所賤無德者民是以親失者言以此化民效於上失其所當親惟親愛羣小也。而教是以煩者言羣小被親既無一德政教所以煩亂也。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此詩小雅正月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彼幽王初求我賢人如不得於我言禮命煩多也。執我仇仇亦不我力者既得賢人執留我仇仇然不堅固亦不於我上以力而用我引之者証不親其所賢也。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者此尙書君陳篇成王戒君陳之辭也言凡人未見聖道之時如似已不能見既見聖道亦不能用之也。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

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言人不溺於所敬者

。溺乃歷反覆芳服反。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

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至於深淵洪波所當畏慎也由

近人之故或泳之游之褻慢而無戒心以取溺焉有德者亦如水矣初時學其近者小者以從人事自以為可則侮狎之至於先王大道性與天命則遂扞格不入迷惑無聞如溺於大水矣難親親之當肅敬如臨深淵。近附近之近注由近人同易以歧反下同狎徐戶甲反清如字又才性反洪本又作鴻泳音詠潛行為泳游音由侮亡甫反捍胡且反格戶白反。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費猶患也言口多空言且煩數也過言一出馴馬不能及不可得悔也口舌所覆亦如溺矣費或為味或為悖。費芳貴反注同數色角反覆芳服反又芳又反悖或為悖。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言民不通於人道而心鄙詐難卒告諭人君敬慎以臨之則可若陵虐而慢之分崩怨時若無所尊亦如溺矣。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慎所可養。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

虞機張。往省括于區區。虞則釋。越之言變也虞其也覆敗也言無自顛覆

記疏卷五十五

虞機張往省括于區區虞則釋

虞機張往省括于區區虞則釋

虞機張往省括于區區虞則釋

女之收教以白毀敗虞主田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度謂所擬射也虞人之射禽弩已張從機間視括與所射參相得乃後釋弦發矢為政亦當以已心參於羣臣及萬民可乃後施也○大音秦覆芳服反注同括古活反于厥度如字又大各反注同尚書無厥字斃其厥反又紀衛反一音厥女音汝疑魚起反本亦作擬射食亦反下同○允命曰惟

口起羞惟甲冑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

厥躬允當為說謂殷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羞猶辱也衣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為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恕己不尚害人也○允依注作說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笥司吏反為說音悅下傳說同朝直遙反太甲曰天作孽子可

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道違猶辟也道逃也○孽魚列

違也不可以道本又作道乎亂反尹吉曰惟尹躬天

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

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西見或為敗邑或為予○吉音誥出注羔報反天依注作先西田反相息亮反亳步各反

疏于日至惟終○正義曰此一節戒慎言之事○小人溺

多為水所覆故云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者言卿大夫之君子以口傷人而致怨恨遂被覆沒亦如溺於水不能自治也○大人溺於民者大人謂人君也由君在上陵虐下民則人眾離叛君無所尊故溺於民也皆在其所藝也者言小

人君子大人等所以被沒溺者皆在於藝慢而不能敬慎故致溺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者釋上三事所以致溺也此說水溺所由也水若遠於民則人不沒溺但由水近人則人

得用之沐浴而日日狎習不復畏懼或泳之或游之無有誠

難親也易以溺人者德易狎者言有德之人初時學其近者

親也初時易狎是易可親狎至大者遠者莫測其理是難可

也○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者說德既竟此還釋溺

口所由費惠也口虛出言而無實從之是口惠也口惠不難

記流宗五五

失在煩數故云而煩也無以實言是易出也一出言馴馬追
之不及是難悔必為物所憾所以有禍口費易出難悔被害
是溺人也。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者此釋溺民所由也言
下民之情常自閉塞不通人道故云閉於人也而用心鄙詐
故云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者既閉塞人道而有鄙
詐卒難告喻故人君當敬以臨之庶其漸染若又陵慢則必
怨睦則國無民君道便喪溺也民處卑下易可褻慢終致怨
辭言無得顛越其教命以自覆敗也。若虞機張者虞謂虞
人機謂弩牙言為政之道如虞人射獸先弩牙以張也。往
省括于厥度則釋者謂已心往機間省視箭括當於所射之
度乃釋弦而發矢故云則釋言為政之道政教已陳當以已
心省此所施政教合於羣下然後乃施之也。允命曰惟口
起羞惟甲冑起兵者此尚書篇名傳說戒高宗之辭口為榮
辱之主若出言不當則被入所賤故起羞辱也甲冑罰罪之
器若所罰不當反被兵戎所害故甲冑起兵也。惟衣裳在
於人惟所施干戈之事當自省已身不可妄加無罪浪以害
人。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者若水旱災荒自然無罪浪以害
人失所致故云天作孽亦可從移辟災是可違也。自非由

不可以違者已自作禍物皆怨恨所在而致禍害故不可逃
也。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者吉當為告天當為先
言伊尹告大甲云伊尹身之先祖見西方夏邑之君謂禹也
夏都在亳西故云西邑也自周有終相亦惟終者周謂忠信
言夏之先君有能忠信得自有其終其輔相之臣亦如先君
亦得終久也引者証人君若脩德行善則能終。注難親至
深淵。正義曰言德易狎而難親若其終始易親則全無溺
人之事由其初則易狎後則難親當恒肅敬如臨深淵水若
不肅敬則致陷害故云溺人也。注允當為說。正義曰尚
書序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作說命三
篇是高宗之臣傅說也說作書以戒高宗也。注尹吉至亳
西。正義曰云尹吉者上經已解尹吉為尹告故此云亦誥
也云天當為先者以天字與先者以天字與先相似故為先
也云忠信為周者國語文也云伊尹言尹之先祖者鄭君不
見古文尚書故云伊尹之先祖據尚書是大甲之篇言尹之
往先見夏之先君是身之往先見非謂尹之先祖也云伊尹
始仕於夏此時就湯矣者書序云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
復歸于亳是始仕於夏也經云先見西邑夏故知為誥之時
就湯矣以鄭不見古文謂言尹誥是伊尹告成湯故云此時
就湯矣與尚書同云夏之邑在亳西者案世本及汲冢古文

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及後乃徙安邑鄭子曰民以

以為湯都偃師為亳邑則是安邑亦在亳西也

君為心君以民為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

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

體全亦以體傷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莊齊莊也。好呼報反齊

側皆。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

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為

正卒勞百姓先正先君長也誰能秉國成傷今無此人

為者正盡勞來百姓憂念之者與疾時大臣專功爭美。昔

吾有先正從此至庶民以生撫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

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

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勞力報反注勞

來同詩依字讀長丁丈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

反來力再反與音餘。

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雅書序作牙假借

字也君雅周穆王

司徒作尚書篇名也資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祁之言

是也齊西偏之語也夏日暑雨小民怨天至冬是寒小民又

怨天言民恒多怨為其君難。雅音牙注同尚書作牙夏日

尸嫁反注同尚書無日字資依注音至尚書作咨連上句云

尸反字林上尸反。疏。子曰至曰怨。正義曰此論君人

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者此逸詩也正長也詩人稱

昔吾之有先君正長其教令之言分明且清絜國家所以安

記流卷五五

居二曰聽師田以簡稽三日聽問里以版圖四曰聽稱責以

傳別五日聽祿位以禮命六曰聽取予以書契七曰聽賣買

以質劑八曰聽出入以要會皆成事品式以聽治於人。注

雅書至字也。正義曰言古牙字假雅字以為牙故尚書以

為君牙此為君雅案尚書云小民惟日怨咨今此本

作資字鄭又讀資當為至以鄭不見古文尚書故也。子曰

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

類也。類謂比式。行下孟反下行。子曰言有物而

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

名。物謂事驗也格舊法。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

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略而行之。質猶少也多志謂

知孰慮於眾也精或為清。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

庶言同。自由也師庶皆眾也虞度也言出內政教當由女

庶言同。眾之所謀度眾言同乃行之政教當由一也。度

待洛反。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疏。子曰至一也

一節明下之事上當守其一。則義不一行無類也者若身

之不正言之不信則於義事不能齊壹行無有比類言行之

無恒不可比類也。言有物而行有格也物謂事之徵驗格

謂舊有法式言必須有徵驗行必須有舊法式既言行不妄

守死善道故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言名志俱善欲

奪不可也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者雖多聞前事當簡質而

守之。多志質而親之者謂多志意博交汎愛亦質少而

親之。精知畧而行之者謂精細而知孰慮於眾要畧而行

之此皆謂聞見雖多執守簡要也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

言同者自由也師眾也虞度也庶眾也成王戒君陳云言出

入政教當由女眾入共知謀度若眾言皆同乃行之言政教

當由一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鳴鳩之篇

刺曹公不均平也言善人君子其儀一也者此曹風鳴鳩之篇

齊一也引之者証為政之道須齊一也。子曰唯君子能

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當為四字之誤也匹謂知識

朋友。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

匹出注。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鄉方喻輩

下同。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類也小人

微利其友無常也。鄉許亮反又音香注同輩布內反微古堯反下同。是故適者不惑。

而遠者不疑也。言其可望而詩云君子好仇也。

疏子曰至好仇。正義曰此一節明其朋匹之事君子能好其正者匹匹偶言君子能愛好其朋友匹偶以下云

君子好仇故知此正為匹也。故君子之朋友有鄉其惡有方者言鄉方皆猶輩類也言君子所親朋友及所惡之人皆有輩類言君子善者則為朋友也既好惡不同故君子之交

可者與之不以榮枯為異是朋友不善者則可憎惡之言有常也若小人唯利是求所善所惡無恒定也。是故適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由好惡有定可望貌而知故近者不惑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者此周南關雎之篇詩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仇此則斷章云君子之人以好人為匹也

子曰輕絕貧賤而重絕富貴則好賢不堅而

亞惡惡不著也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言此近微惡上烏路反下如字著張慮反近附近之近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彼所也言朋友以禮義相攝**疏**子曰至威儀。正義曰此正不以貧富貴賤之利也。一節明交友之道唯善是仇以威儀相攝佐也。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者以賢而貧賤則輕絕之是好賢不堅惡而富貴則重絕之則惡惡不著也如此者是貪利之人故云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者此大雅既醉之篇美成王之時大平之詩於時朋友羣臣所以禮義相攝佐之時以威儀也言不以富貴貧賤而求利者。子曰私惠

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私惠謂不以公禮相慶賀時以小物相問遺也言其

物不可以為德則君子不以身留此人也相惠以褻瀆邪辟之物是為不歸於德歸或為懷。遺于季反邪似嗟反徐以車反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忠信之道。我匹亦反。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以忠信之道。又如字。疏子曰至周行。正義曰此一節明君子唯以相問遺不歸依道德如此者君子之人不用留意於此等之人言不受其惠也。詩云人之好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鳴之篇言文王燕飲羣臣愛好於我示我以忠信之道也周忠信行道也惟以忠信正道以示我不以褻瀆邪辟之物而

紀流卷五十五

相遺也。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

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

成。言凡人舉事必有後驗也。見其軾謂載也。敝，敗衣也。衣或在內，新時不見。軾音式。敝，鄭婢世反。敗也。庚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不見如字。又賢遍反。葛覃曰：服之無射。

射，厭也。言已願采葛以為君子之衣，令君子服之無厭言不虛也。葛覃徒南反。射音亦。注同。厭於豔反。後皆同。令力呈反。疏

子曰：至無射。正義曰：此明人言行必慎其所終也。將欲明

之，故先以二事為譬喻也。苟有其車，必見其軾者，言人苟

稱家有車，必見其車有載於物，不可虛也。言有車無不載也。

苟有其衣，必見其敝者，言人苟稱家有衣，必見其所著之

衣有終，敝破也。不虛稱有衣而無敝也。人苟或言之，必聞

其聲者，既稱有言，必聞其聲，不可有言而無聲也。苟或行

之，必見其成者，人苟稱有行，此事必須見其成驗，不可虛稱

有行而無成驗也。葛覃曰：服之無射者，此周南葛覃之篇。美

后妃之德也。詩之本意，言后妃習綸綌之事，而無厭倦之心。

此則斷章云：采葛為君子之衣，君子得而服之，無厭倦也。言

君子實得其服而不虛也。引之者，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注衣或在內，新時不見。正義曰：以經云：苟有其車，必見

其載，苟有其衣，當言必見其著。今乃云：必見其敝，以求初新

著時或在內，裏人不見也。其敝破棄時，乃始見故云：必見其

敝。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

言之，則行不可飾也。從猶隨也。行從下孟。故君反。下則行下注以行同。故君

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

小其惡。以行為驗，虛言無益於善也。寡當為顯聲之誤也。寡音顯。出注。詩云：白圭

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言可磨而平之，言之缺無如之何。玷，丁

簞反。又丁念反。下及注同。摩，莫何反。小雅曰：允也，君

子。展也，大成。允，信也。展，誠也。君奭曰：昔在上帝周田，觀

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奭，召公名也。作尚書篇名也。古文周田，觀

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割之言蓋也言文王有誠信之德天蓋申勸之集大命於其身謂命之使王天下也。與音釋周田觀文依注讀為割申勸寧召尙照反本亦作取近附近之近王疏。子曰至厥躬。正義曰此一節明重言行之事于况反疏。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者從隨也謂言在於先而後隨以行之言當須實不可虛飾也。行從而言當須先實不可虛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者以其言行相副之故君子當顧言而行以成其信也。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者必須以行為驗不用虛辭為此之故則人不得虛增其美事而減小其惡事由美惡大小皆驗於行也。詩云白圭之玷尙可磨也此大雅抑之篇刺厲王之詩也白圭之玉玷缺尙可磨而平之此言語玷缺不可為而改之是無如之何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者此詩小雅車攻之篇美宣王之詩也允信也言信實矣君子謂宣王展誠也誠實矣而大成大平也引之者証言信為本。君與曰昔在上帝者此周公告君與之辭也上帝天也言往昔之時在上天也。周田觀文王之德周當為割田當為申觀當為勸言文王有誠信之德故上天蓋申重獎勸文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者以文王誠信故天命之引之者証言當誠信也。注與召至下也。正義曰案周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召公不說周公作君與君與經云公曰君與是與為召公名也謂周公既致政仍留為大師召公謂其貪於寵祿故不說也周公以善告之名篇為君與故云尙書篇名也云古文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割申勸寧王之德者以伏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為今文尙書以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文即鄭注尙書是也此周字古文為割此田字古文作申此觀字古文為勸皆字體相涉今古錯亂此文尙書為寧玉亦義相涉也云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者謂今文尙書讀此周田觀文王之德為厥亂勸寧王之德也云三者皆異古文似近之者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尙書并今博士讀者三者其文各異而古文周田出為割申其字近於義理故云古文似近之云割之言蓋也割蓋聲相近故割讀為蓋謂天蓋申勸之禮尙書猶為割謂割制其義與此不同。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恒常也不可為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

也。與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

告以吉凶。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

而祭祀是為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惡德無恒

之德純猶皆也。言君祭祀賜諸臣爵毋與惡德之人也。民將

立以為正言放傲之疾事皆如是而以祭祀是不敬鬼神也。

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鬼神又難以得福。易曰

也。純或為煩。允音悅母音無放方往反。做戶教反。易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

凶。羞猶辱也。偵問也。問正為偵。婦人從人者也。以問正為常

德則吉。男子當專行幹事而以問正為常德是亦無恒之

人也。偵音貞。周疏。子曰至子凶。正義曰。此一節明為

易作貞幹古半反。疏。人臣之法當有恒也。人而無恒不

可以為卜筮者。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

行無恒不可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得知無恒之

人而況於凡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者小雅小旻

之篇刺幽王之詩。言幽王性行無恒。數誣卜筮。故云我龜既

厭倦於卜不於我身告其吉凶之道也。引之者証無恒之人

不可以為卜筮也。允命曰爵無及惡德者。此尚書傳說告

高宗之辭云祭祀之末爵人之時無復及此。惡德之人惡德

無恒者也。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者純皆也。言若爵此惡

言項上三五

六

記流卷五五

七

體在巽巽為進退是不恒其德也又互體為兌兌為毀折是將有羞辱也云問正為值者此恒其德值恒卦六五爻辭以陰爻而處尊位是天子之女又互體兌兌為和說至尊主家之女以和悅幹其家事問正於人故為吉也應在九二又男子之象體在巽巽為進退是無所定而婦言是從故云夫子凶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十月七日讀此卷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校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業

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緇衣第三十三

子言之曰為上易事也節

則刑可以措開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以錯云本亦作措。按措正字經傳多假錯為之

子言至願矣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為上易事者開監本同毛本者上衍。惠棟按宋本。作也是也

子曰好賢如緇衣節

子曰至作乎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為王后宮巷官之長閩本作官考文引宋板同此本官誤官監本同毛本官誤伯

子曰夫民節

子曰至世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孝經序未知是鄭作以不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不作否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如影逐表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影作景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按景影古今字

言百姓劬禹為仁非本性能仁惠棟按宋本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

說同考文云古本足利本同此本也字闕閩監毛本脫劬字岳本作倣衛氏集說釋文同宋監本作倣嘉靖本作効

○按倣正字倣乃效字之或體廣韻云効俗效字此又因効而誤作倣

甫刑曰惠棟按宋本作曰石經宋監本衛氏集說同此本日誤云閩監毛本同岳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之式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豈必本性盡行仁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朱叔行作有衛氏集說同

謂承離之後惠棟按宋本有亂字此本亂字脫閩監毛本同

證民之法則於上惠棟按宋本作之此本之誤具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亦作之

證君有善與為法式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為上有下字衛氏集說同

子曰上好仁節

子曰至順之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天下之為仁爭先人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天字是也

子曰王言如絲節

其出如綽閩監毛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綽作縛

子曰至于儀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不讐過於禮之容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容儀二字倒

百官表

惠棟云續漢書有百官志無百官表東觀漢紀有百官表然文係司馬書作表者誤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節

子曰至敬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誘道在下以善言使有信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下有言字

子曰長民者節

子曰至所望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民德一者一謂齊一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上一者一謂二一字作壹山井鼎云

朱板一作壹下皆同

子曰為上可望而知也節

子曰至不忒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歲有一德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下一德純一一德並同

子曰有國者節

有國者

石經岳本嘉靖本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國下衍家字衛氏集說同陳澹集說同石經考

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至善堂九經本並無家字

章善癘惡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陳澹集說同宋監本岳本善作義石經初刻作善剗刻作義釋文出章

義云尚書作善皇云義善也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章義。按義字是也

子曰至正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者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共作恭。按詩鄭箋共訓具則非恭

字可知

靖謀共其爾之祿位閩監毛本同考文引朱板其作真

證上民情不二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二作貳

子曰上人疑節

臣儀行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臣儀行毛本行誤刑

言臣義事君則行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事下無君字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

上帝板板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版版云注同。按版板古今字

下民卒瘞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卒誤作釋文出卒直云本亦作瘞

惟王之邛各本同坊本惟作維

子曰政之不行也節

敬明乃罰各本同毛本明誤民疏敬明乃罰者同

子曰至不迪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証重刑之義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六六十二終記云凡二十九頁

子曰大臣不親節惠棟云子曰大臣節子曰小人溺於水節宋本合為一節。惠棟按

宋本自此節起至子曰南人有言曰止為第六十三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六十三

圖以謀也閩監本同毛本以作亦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同

賤者無一德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足利本

同

若己弗克見惠棟按宋本作己石經同釋文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已誤已閩監毛本嘉靖本同

子曰至由聖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與上相親比故也

惠棟按宋本作故此本故誤政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故字無

子曰小人溺於水節

言水人所沐浴自潔清者

嘉靖本閩監毛本同岳本自土有而字釋文潔作潔。按潔潔

正俗字

則遂扞格不入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扞作捍釋文出捍格。按說文有

扞無捍

難卒告諭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釋文出難卒衛氏集說難卒作卒難案疏亦作卒難

太甲曰毋越厥命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太作大岳本同釋文同下太甲同

往省括于厥度則釋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石經關石經考文提要云坊本無厥字案

釋文出于厥度云尚書無厥字則此有厥字可證宋大字本宋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有厥字

天作孽

閩本嘉靖本石經釋文衛氏集說同毛本孽作孽岳本同監本誤孽下自作孽同

不可以追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出不可以追云本又作追。按追正字踏俗字

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

各本並同坊本天作先依注改

多為水所覆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覆下有沒字

伊尹戒大甲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辭上有之字

亦可從移辟災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從作徙

若脩德行善則能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終下有也字

得諸傅岩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岩作巖

以天字與先者

補按六字誤衍

並云禹都咸陽正當亳西也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咸陽當作陽城後漢書郡國

志注引汲冢書曰禹都陽城是也陽城對偃師言則亦為西矣

子曰民以君為心節

身必安之閩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必說

君雅曰節

資冬祁寒

惠棟校宋本作祁宋監本石經岳本同此本祁誤祈嘉靖本閩監毛本同釋文出祁寒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南宋巾箱本並作祁注祁寒故此疏同

子曰至曰怨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此論君人相須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人作民

今此本作資字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字字

子曰下之事上也節

政教當由一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一作壹宋監本岳本同疏則義不一行當由一也故此

子曰至一也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亦質少而親之

閩監本同惠棟校宋本少作守毛本同

其威儀齊一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一作壹下齊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節

子曰至好仇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子曰輕絕貧賤節

子曰至威儀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是好賢不墜惡而富貴

閩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惡誤也

子曰苟有車節

葛覃曰各本同石經同釋文覃作草

服之無射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無作毋

令君子服之無厭

閩監本嘉靖本同毛本令誤今岳本同釋文出令君子云力呈反

子曰至無射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證人之所行終須有效也

閩本同惠棟校宋本同監毛本行誤以

子曰言從而行之節

尚可磨也

各本同石經同釋文磨作摩。按摩正字磨俗字

昔在上帝

惠棟校宋本宋監本石經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閩監毛本昔在二字倒衛氏集說

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並作昔在

合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

閩監毛本岳本嘉靖本同段玉裁校云宋監本無之

字

子曰至厥躬

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三者謂此禮記及古文尙書

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三者謂三字作元謂二字

禮尙書猶為割

閩監毛本作禮浦鏗校云禮當孔字之誤案此本禮作礼與孔字形相近

子曰南人有言曰節

母與惡德之人也

閩監毛本嘉靖本同惠棟校宋本宋監本母作無岳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

母子云音無

問正為偵

惠棟校宋本作正岳本嘉靖本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此本正誤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

作問正於人為偵

子曰至子凶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尚書傳說告高宗之辭 閩監本同毛本傳誤傳

其事則○煩事煩則致亂也 按閩監本衛氏集說此本

空闕亦非也 事則下○衍毛本事則下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五十五 宋監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

百十一字嘉靖本禮記卷第十七經四千一百一十六字注四千六

四千六百四字

禮記注疏卷五十五按勘記



聖德太子